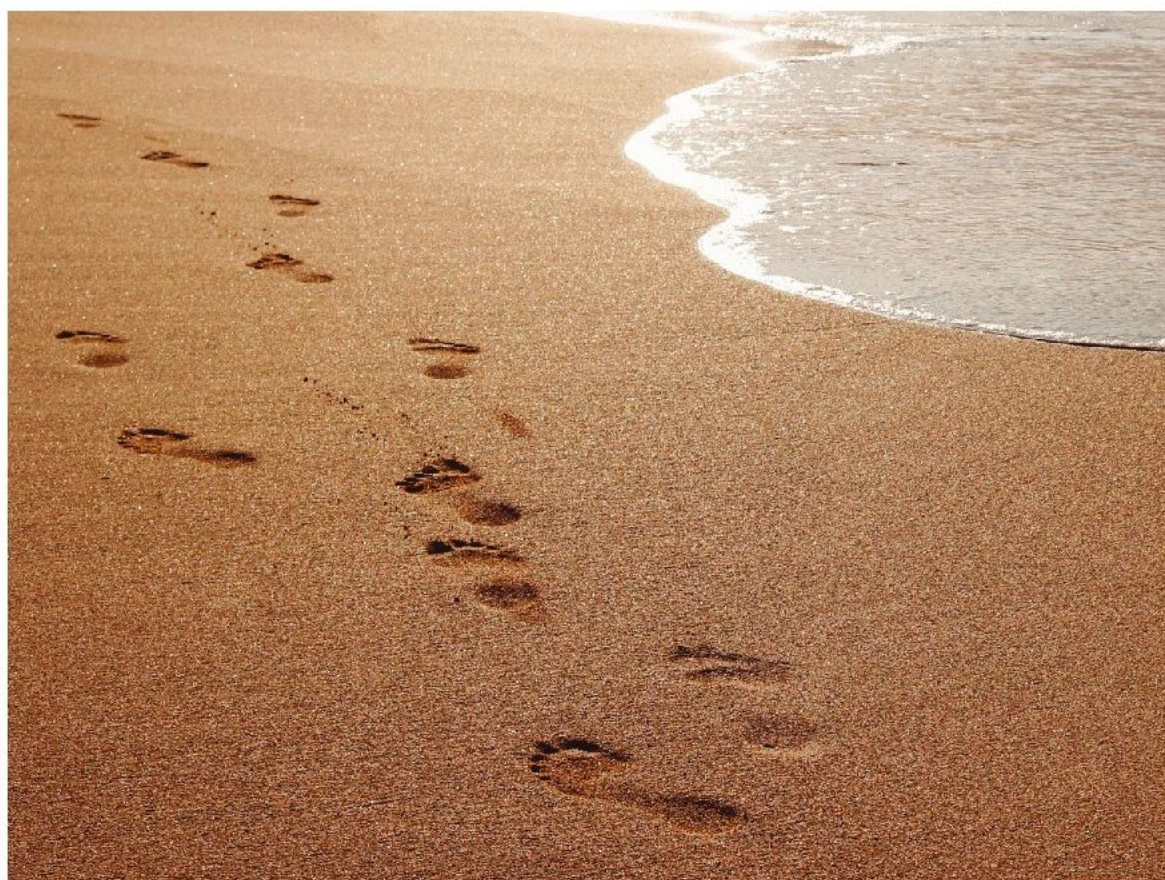


(本刊所有文章，如欲轉載，請與本中心聯絡)

夢完了，怎去過日子？



撰文 | 陳永浩博士 研究主任 (義務)

一場特首選舉完了，選出來的與民意設想的不同。雖然能真正參與選舉的只有千多位選委，但市民大眾不論是「食花生」又好，還是上網討論也好，都像有份參與一樣。其中，在選舉中最叫人觸動一幕，相信就是在投票前的星期五，「薯片叔叔」以巴士巡遊港島，並在中環愛丁堡廣場作造勢大會的一晚，很多香港人，不論是否「薯片叔叔」的支持者，都被感動了，有人甚至形容，在這幾年香港社會被撕裂的情況下，這麼多人走在一起，感覺就像發了一場夢。

可是，天氣不似預期，結果不出所料，美夢做完了。「好打得」的新特首上場是否會如薯片叔叔或是一些香港人所言，導致「撕裂2.0」？好夢之後就是惡夢？實在無人知曉。

事實上，我們也不能太過將指望寄託於人的身上，畢竟人的能力頂多也只能逢凶化吉。世事常變，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們知道信仰中最可貴的，不只是行神蹟奇事、叫死人復活；更是給小子的一杯涼水；是遭受患難時，遇上一個好撒瑪利亞人；是足印故事中，在沙灘上少了那一排的足印。在患難中，何謂拯救？是經歷了醫治才算拯救？還是得到安慰才是？這是我們在人生的功課中，必須要學懂的。

今期《生命倫理》楊慶球牧師的分享正正幫助我們更了解更多苦難中能有的得著，幫助我們面對苦難時，以更貼近神心意的態度去面對。

〈抉擇〉人生系列 | 第二回

講員 | 楊慶球牧師 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院長

整理 | 吳慧華 高級研究員

面對苦難， 我們還能愛神嗎？

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發生了一場大地震，一座大教堂倒塌，當時裡面有過千人在敬拜神，釀成不少傷亡。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在這次大地震中逃出生天，事後卻異常憤慨，質疑神為何不讓地震稍遲或稍早發生，以致正在敬拜至尊貴的神的人不是死便是傷。從此他一生不再踏足教堂，且成為著名的反對基督教者。當我們遇到苦難，會否如伏爾泰一樣質疑神，從此不再相信神或愛神嗎？3月23日晚上，楊慶球牧師與眾多參加者闡述苦難問題的徵結所在，讓大家以不同角度思考苦難問題。¹

奧古斯丁的神義論 (Theodicy)

不少人認為根據基督教信仰，苦難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如果神是全能及至善，怎會容許苦難發生。大衛休謨(David Hume)等哲學家便曾提出類似的詰問：如果神是至善，祂不會容許世上充滿苦難和罪惡；如果神是全能，祂可以制止罪惡發生。世上充滿苦難和罪惡，這只帶出兩種可能：一是神是全能，卻不是至善，因為祂罔顧世人死活；二是神是至善，卻不是全能，因此祂無力阻止災禍發生。

楊牧師認為在回應苦難問題上，奧古斯丁的神義論值得大家參考。神是至善的，因此一切苦難或苦罪都與祂無關。神沒有創造苦難或惡，惡的存在完全基於神讓人有自由意志。人可貴之處在於可以選擇，當人運用自由意志時，便有可能拒絕美善；當人不在美善之中，便自然陷入惡中。不過，人也必須承擔選擇的後果。

即使墮落後的人，本身也不會變得完全沒有美善，他仍然有良知，只是有些時候，人會執著於追求一些所謂的小善，並把它偶像化，這樣反而阻止人去追求至善。例如當人以為行施捨是極大的美事，也認為自己行得足夠時，卻沒有正視自己內心的黑暗，又或是好好修補自己與神的關係，那麼施捨便成為了阻止人去追求至善的小善。當人放棄至善，人的私心便令人誤用自由，惡便隨之而來。因此，有很多所謂的苦難，探其源頭，不是來自神，而是來自人的自私及慾望。

¹ 有興趣者可參考楊慶球：《基督教不可信？——兼駁《哲道行者》》（香港：天道書樓，2006）一書。

自然律與失序

「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加六7)，雖然基督教並不完全排除因果律，但有些苦難的發生，本身是沒有原因的。伏爾泰憤恨地震毀滅很多敬虔生命，不過，大自然本身便存在很多天災，只是當地震不牽涉人命的時候，鮮有人知道曾有地震發生。以前地球人口稀少，人類可以選擇避開地震帶居住，但隨著人口愈來愈多，人類可以選擇居住的地方已經很有限制，甚至要住在地震帶之上等。

神創造了世界，讓世界自然運行，然而世界也因著人的罪受咒詛，地震及洪水等均按自然律發生。如果自然法則時有時無，就沒有一個穩定的世界，那麼生命只如一場夢幻。1755年里斯本發生的地震，神當然有能力遷移教堂，但祂不一定要如此行。祂既然按照祂的理性創造了這個世界，便讓它按自然律運行。人類不明白神為何不阻止悲劇，這是必然的，因為人無法與神有同樣的智慧，就如一個小孩子很難明白，為何當他哭著要注射防疫針時，父母都不理會他。直到長大後，他才能明白父母的心意。

這並不是說神是無情的。面對受苦的約伯，神不單責備約伯的朋友胡言亂語，使祂的旨意不明，祂還向約伯展視宇宙之大及宇宙之美。各事物發生及井井有條地出現，目的是向人類宣示一項事實：這宇宙是有理序(order)的。相反，苦難本身是無序(disorder)的，以及違反理性及自然律。神向約伯及世人顯示祂仍然坐著為王。雖然苦難讓人感到痛苦或不明白，宇宙卻是極其偉大，仍在祂掌管之下。不能因為一些苦難便否定神的存在，質疑祂的慈愛。正如德國哲學家萊希尼茲(Leibniz)所言，神創造了這個世界，雖然有苦難，但按照神的慈愛來看，應該是盡可能是最好的一個。

化妝的祝福？

有不少人認為人可以在苦難中學到了堅忍，生命質素因而提升，於是便把苦難看作是神給信徒的功課，為了鍛鍊信徒，讓信徒成長。因此人要存著感恩的心接受這份禮物，並視之為化妝的祝福。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人受盡無理逼害及凌辱，甚至家散人亡。煎熬過後，他們的生命質素反被提升，於是便向那些逼害他們的官員道謝，感謝這班官員讓他們歷盡苦難，明白受苦的意義。楊牧師認為這做法是荒謬的，他指出把苦難稱為化妝的祝福，最基本的問題是把本為惡的苦難從本質上變成善，這在倫理學上是錯誤的。

楊牧師指出因著「地受咒詛」，大地在等候救贖期間不斷發生疾病及天災，這些苦難是隨機及無意向的臨到人類，不是臨到這個就臨到那個。某人有病或發生意外不是道德問題，也不是神的偏好。神不會亂擲骰子，今天要你受苦，明天要他受苦，這是難以想像的。

苦難中仰望神的恩典

人生中有許多苦難，有些是自然界所引起，有些是出於人的罪，世界成了生命歷練的場所。雖然神容許某些苦難發生，有祂整全的計劃，但不可以說是神「創造」苦難。苦難本身就是惡，苦難的本質與上帝的愛對抗，所以神應許苦難只是一個暫時現象。祂全權掌控，施行救贖，到了新天新地，所有痛苦及眼淚都要過去。

信徒經歷苦難後生命質素得以提升，這句話並非肯定苦難的本質意義，而是肯定信徒生命的堅忍。期盼面對世上的痛苦，我們仍能信靠神並且愛祂，因為面對我們的苦難，神並不是無動於衷，而是會對我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林後十二9)。

〈抉擇〉人生系列

第四回

愛神便不能愛「世界」嗎？

《聖經》教導信徒「不要愛世界和世上的東西。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約壹二15-17)……一些古舊的詩歌也讓人腦海充斥著「這世界非我家，我無一定住處……故我不再貪愛這世界為我家。」這一切都似乎在告訴身為信徒的要小心世界，不可以愛上這世界的一切。於是乎，過去曾有教會勸喻信徒不要看電影，有一些信徒亦只視電視機為觀看新聞的工具，至於其他片集則拒絕收看。現在的信徒比較清楚愛世界及愛世界的文化或潮流不同。不過，文化或潮流也不是全屬中性，或多或少會影響人的價值觀，究竟信徒可以如何欣賞這個「世界」之餘，又能維持愛神的心？歡迎大家參加是次對談一起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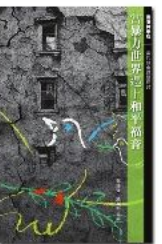
日期：7月6日(四)
時間：晚上7:30-9:30
講員：張志儉博士(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高級講師)
地點：明光社訓練中心

費用全免，歡迎奉獻



楊慶球牧師與眾多參加者以不同角度思考苦難問題。

好書推介



《當暴力世界遇上和平福音》
合編：鄧瑞強、趙崇明
出版：香港：基道、香港神學院
出版年份：2016年

甚麼是福音？福音只關乎個人救贖嗎？若是如此，那麼當香港社會，甚至教會面對不同程度的撕裂時，福音是否已經起不到任何作用？因為信徒不是都已經聽了福音嗎？即使社會有分裂，教會應該可以避免吧？事實上，教會不能避免分裂，幸好福音也不是只停留於個人救贖層面。

本書旨在帶出福音，特別是和平的福音對教會，甚至社會都同樣重要。本書分別從「和平福音，面對他者的軟弱」、「和平福音，不是叫地上平安」及「和平福音，真正的和平之道」這三個方面來討論「耶穌帶來的福音，是希望讓人的生命在地上得到平安，還是叫人紛爭？」，以及「聖經中『和平』」的真正意思。

書中提到福音讓人謙卑下來，承認自己的軟弱，以此經歷神的大能，抗衡世界的暴力權勢。與此同時，人也要學習他者的倫理，不單要承認他者的存在，更要「尊重他者活出他的差異性」。無論在新或舊約，平安與和平的意思可關乎靈性、政治，以及人生各個層面。和平應是以神為本，並且牽涉與他人的關係。教會若要跟從耶穌的教導去追求義，有時衝突是無可避免的，教會不能以「平安」來回應社會，不一定是教會的問題。

若從教會歷史的角度來看，不是所有的基督教宗派都絕對擁抱「和平的福音」。當面對其他宗教或文化的他者，一些基督教宗派時不時仍發放排他及引起仇恨的訊息。而在教會實際運作時，面對不同的處境，還有很多考慮要凌駕於「和平」之上。其實，和平不一定指到大家要有相同的立場，反而是以甚麼態度處理不同的立場。

要明白真正的平安及和平，以及如何以正確的態度面對社會紛亂而不落入「河蟹」，相信本書不同作者的觀點，會讓大家有所反思。

只怕不會遇上

或許你不知道誰是藤子·F·不二雄，但你一定知道誰是叮噹或哆啦A夢。下至小朋友，上至大朋友，當中有不少人希望擁有一隻如哆啦A夢一樣的機械貓，遇上危難時可以讓哆啦A夢從百寶袋中拿出隨意門、竹蜻蜓、記憶麵包等法寶來拯救自己。

除了電影版，在漫畫的每一個單元中，與哆啦A夢在一起的大雄是一個比普通小學生還普通的學生。他膽小懦弱，經常成為胖虎及小夫的捉弄對象，可能如此，他才擁有哆啦A夢，因為後者的出現，正是大雄的玄孫世修送給大雄的禮物。簡單來說，就是因為大雄太弱了，玄孫看不過眼，希望哆啦A夢好好照顧大雄，改變大雄的命運。

大雄遇上難題時，每一次都回家向哆啦A夢哭訴或求助，於是哆啦A夢會從百寶袋中拿出法寶幫助大雄。很多時，大雄本來是把問題解決了，卻又因為自己「得戚」而變得忘我，屢次濫用了哆啦A夢的法寶，以及忘記了他的囑咐，引發另一場災難。當然，最終還是要靠哆啦A夢救場。

哆啦A夢不是完美的人工智能，與同類機械貓對比，哆啦A夢便如大雄一樣，很快被比下去了：他不如妹妹哆啦美優秀，又怕老鼠；他拿出來的法寶不是完美無缺，間中有「Bug」；哆啦A夢比較有「人性」，容易對大雄心軟，即使大雄做錯事惹怒他，他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幫助大雄收拾殘局；面對大雄懶惰不用功，往往無可奈何。

縱然哆啦A夢與大雄都不完美，但他們都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陪伴了全世界不少人成長。不少人羨慕大雄可以與哆啦A夢一起，這是必然的。不過，哆啦A夢也應該慶幸可以與大雄在一起，因為藉著幫助大雄，哆啦A夢才可以充分發揮自己，他不再是因為製作不良而被人拍賣的機械貓。當哆啦A夢容忍大雄經常濫用他的法寶而鬧禍的時候，大雄也沒有要求哆啦A夢完美或全才，甚至當哆啦A夢的法寶不可靠，讓他出醜，甚至出事時，他都沒有把哆啦A夢逐出家門。大雄也不會因為哆啦A夢的法寶偶有錯失，便質疑他下一次的表現。當有麻煩發生時，他還是馬上想到哆啦A夢，與他分享自己的慘事。雖然哆啦A夢是大雄玄孫世修買回來送給大雄的機械貓，但在大雄眼中，哆啦A夢是他的朋友，多於是他的奴僕。

我們都很羨慕大雄，但當哆啦A夢真的出現在我們身邊時，我們又會如何對待他呢？可會介懷他是22世紀的瑕疵品？又或是介意他的法寶有Bug？假設我們是哆啦A夢，知道要照顧一個彷彿一無是處的大雄，我們又會如何反應呢？「睇死他」？不要為他浪費法寶？還是懂得欣賞大雄善良，以及偶有正義感的一面？

大雄及哆啦A夢都有缺點，卻能夠因著對方而讓自己變得更好。每個大雄都想遇到哆啦A夢，每個哆啦A夢都需要遇到他的大雄。🍃

諮議小組成員

吳庶忠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 客座教授)
吳庭亮博士 (加拿大信義會新生堂 傳道)
吳澤偉先生 (納忠資源策劃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李樹甘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 副教授)

李耀坤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 副教授)
洪小琪牧師 (金巴崙長老會香港區會 牧師)
張志儉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高級講師)
束健銘大律師

研究中心同工

陳永浩博士 研究主任(義務)
恒生管理學院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大學地理系榮譽助理教授
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吳慧華小姐 高級研究員
比利時魯汶大學神學碩士
比利時魯汶大學宗教研究碩士
香港浸會大學哲學碩士